

葫芦僧判断葫芦案¹ 曹雪芹

【作者简介】 曹雪芹，名霑，大约生活在十八世纪二十年代到六十年代。他的祖先是汉人，很早就入了满洲旗籍，成了清朝皇家的“包衣”奴才，由此进升为亲信官僚。曹雪芹出身于封建贵族，但到他父亲这一代就被革职抄家，家庭破落，生活日益穷困，比较接近下层人民。据说他以十年的时间写作《红楼梦》，未完稿而死。现在流传的《红楼梦》，前八十回是曹雪芹的原作，后四十回是高鹗续补的。

【说明】 《红楼梦》在中国古典小说中，是一部思想性最强，艺术性最高的作品，是一部形象化的封建社会历史。本文即选自《红楼梦》第四回。这一节可以说是全书的总纲，是阅读和理解《红楼梦》的一把钥匙。门子（即“葫芦僧”）对“护官符”的介绍，不仅指出贾、史、王、薛四大封建贵族的豪富和权势，而且揭示了他们是一个腐朽的、寄生的封建贵族集团，是封建社会的特权

¹ 葫芦——宋元时代俗语有“葫芦提”一词，意即糊涂。作者用“葫芦僧判断葫芦案”作标题，字面是从葫芦庙的名称来的，同时也暗示了“葫芦案”是一宗“胡乱判断”的糊涂案。

薛蟠说。贾雨村提供“护官符”时说“如今凡作地方官的都有一个私单，上面写的是本省最有权势极富贵的大乡绅名姓，各省皆然；倘若不知，一时触犯了这样的人家，不但官爵，只怕连性命也难保呢！——所以叫做‘护官符’。”这张“护官符”上抄的俗谚口碑是：“贾不假，白玉为堂金作马。阿房宫，三百里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。东海缺少白玉床，龙王来请金陵王。丰年好大‘雪’（薛），珍珠如土金如铁。”指的就是贾、史、王、薛四大封建家族。门子还说这“四家皆联络有亲，一损俱损，一荣俱荣”，就说明这四大封建家族互通声气，结党营私，“倚财仗势”，称霸一方。这样的“最有权势极富贵的大乡绅”，不仅金陵一个地方有，而是“各省皆然”，可见这种地方特权统治是当时封建社会的普遍现象。同时也说明了封建官吏实际上只是豪门贵族的看家狗，应天府从知府到门子都是这样“因私枉法”，为非作歹，整个封建官僚机构的黑暗腐败也就可想而知。这一节只写了薛蟠打死冯渊、贾雨村“徇情枉法”胡乱判断的这样一件人命案例，但已经为全书所描写的阶级斗争揭开了序幕。

如今且说贾雨村授了应天府¹，一到任就有件人

1 贾雨村——一个贪官污吏的艺术形象，也是一个贯穿《红楼梦》全书的人物。他曾因贪污被革职，后来又走了贾政的门路，复职升官。应天府——今江苏南京市。应天府是明朝的建置，这里曹雪芹故意不用清朝的地名，以避嫌疑。授了应天府，即任命为应天府的知府。

命官司详至案下¹，却是两家争买一婢，各不相让，以致殴伤人命。彼时雨村即拘原告来审，那原告道：“被打死的乃是小人的主人。因那日买了个丫头，不想系拐子拐来卖的；这拐子先已得了我家的银子，我家小主人原说第三日方是好日²，再接入门；这拐子又悄悄的卖与了薛家，被我们知道了，去找拿卖主，夺取丫头。无奈薛家原系金陵一霸³，倚财仗势，众豪奴将我小主人竟打死了。凶身主仆已皆逃走，无有踪迹，只剩了几个局外的人。小人告了一年的状，竟无人作主；求太老爷拘拿凶犯，以扶善良，存殁感激大恩不尽⁴！”

雨村听了大怒道：“那有这等事！打死人竟白白的走了拿不来的！”便发签差公人立刻将凶犯家属拿来拷问⁵。只见案旁站着一个门子⁶，使眼色不叫他发签。雨村心下狐疑，只得停了手。退堂至密室，令从人退去，只留这门子一人伏侍；门子忙上前请安，笑问：“老爷一向加官进禄，八九年来，就忘了我了？”

1 详——旧时公文的一种，用来向上级陈报请示。这里是动词，当上报讲。 2 好日——古代迷信的说法，办事要挑选好日子，如所谓“黄道吉日”之类。 3 金陵——南京市在古代的别名。

4 存殁——存，生存。殁，死亡。存殁，包括活的和死的人。 5 发签——签是古代官吏发布命令的一种凭证，这里发签就表示发出抓人的命令。 6 门子——古代官衙的管门人。一般是官长的亲信。

雨村道：“我看你十分眼熟，但一时总想不起来。”门子笑道：“老爷怎么把出身之地竟忘了！老爷不记得当年葫芦庙里的事么¹？”

雨村大惊，方想起往事。原来这门子本是葫芦庙里一个小沙弥²，因被火之后，无处安身，想这件生意倒还轻省，耐不得寺院凄凉，遂趁年纪轻，蓄了发，充当门子。雨村那里想得是他，便忙携手笑道：“原来还是故人。”因赏他坐了说话。这门子不敢坐，雨村笑道：“你也算贫贱之交了；此系私室，但坐不妨。”门子才斜签着坐下³。

雨村道：“方才何故不令发签？”门子道：“老爷荣任到此，难道就没抄一张本省的‘护官符’来不成？”雨村忙问：“何为‘护官符’？”门子道：“如今凡作地方官的都有一个私单，上面写的是本省最有权势极富贵的大乡绅名姓⁴，各省皆然；倘若不知，一时触犯了

1 葫芦庙——《红楼梦》第一回曾写到贾雨村没做官时，穷得无家可归，寄住在葫芦庙里卖文为生。所以门子点明他“怎么把出身之地竟忘了”。 2 沙弥——佛教名词，梵文的音译。指刚出家还没有受大戒的和尚，一般是年龄比较小的。 3 斜签着坐下——表示谦恭，侧身坐着。按照古代封建社会的等级观念，下级不能和上级平起平坐，所以贾雨村“赏”门子坐了说话，门子还是只敢斜签着坐下。 4 乡绅——绅指做官的人。乡绅，一般指回乡居住的官僚，也包括有政治势力的大地主、大商人。

这样的人家，不但官爵，只怕连性命也难保呢！——所以叫做‘护官符’。方才所说的这薛家，老爷如何惹得他！他这件官司并无难断之处，从前的官府，都因碍着情分脸面，所以如此。”一面说，一面从顺袋中取出一张抄的“护官符”来，递与雨村，看时，上面皆是本地大族名宦之家的俗谚口碑¹，云：

贾不假，白玉为堂金作马。

阿房宫²，三百里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。

东海缺少白玉床，龙王来请金陵王。

丰年好大“雪”，珍珠如土金如铁。

雨村尚未看完，忽闻传点³，报：“王老爷来拜。”雨村忙具衣冠接迎。有顿饭工夫方回来，问这门子，门子道：“四家皆连络有亲，一损俱损，一荣俱荣，今告打死人之薛，就是‘丰年大雪’之‘薛’，——不单靠这三家，他的世交亲友在都在外的本也不少⁴，老爷如今拿谁去？”雨村听说，便笑问门子道：“这样说来，却怎么了结此案？——你大约也深知这凶犯躲的方向了？”

1 口碑——民间口头流传的话。 2 阿房宫——秦始皇的宫，据说建筑物接连三百多里。 3 传点——官衙或大官僚的住宅里，二门旁常设有一种铁制打击乐器的“点”，向内院报事时，打“点”作为信号。“点”形常做成云头形状，又称“云板”。 4 世交——两家几代都有交往的。在都——在京都。

门子笑道：“不瞒老爷说，不但这凶犯躲的方向，并这拐的人我也知道，死鬼买主也深知道，待我细说与老爷听：这个被打死的是一个乡宦之子¹，名唤冯渊，父母俱亡，又无兄弟，守着些薄产度日；年纪十八九岁，酷爱男风，不好女色。这也是前生冤孽²；可巧遇见这丫头，他便一眼看上了，立意买来作妾，设誓不近男色，也不再娶第二个了，所以郑重其事，必得三日后方进门。谁知这拐子又偷卖与薛家，——他意欲卷了两家的银子逃去，谁知又走不脱，两家拿住，打了个半死，都不肯收银，各要领人。那薛公子便喝令下人动手，将冯公子打了个稀烂，抬回去三日竟死了。这薛公子原择下日子要上京的，既打了人，夺了丫头，他便没事人一般，只管带了家眷走他的路，并非为此而逃；这人命些些小事，自有他弟兄奴仆在此料理。——这且别说，老爷可知这被卖的丫头是谁？”雨村道：“我如何晓得？”门子冷笑道：“这人还是老爷的大恩人呢！他就是葫芦庙旁住的甄老爷的女儿³，小名英莲的。”雨村骇然道：“原来是他！听见他自五岁被人拐去，怎么如今才卖呢？”

1 乡宦——即“乡绅”。见第4页注4。 2 冤孽（戛 niè）——冤仇罪恶。这是旧时迷信说法。 3 甄（真 zhēn）老爷——甄士隐，《红楼梦》人物之一。贾雨村穷困时曾得到他的帮助。

门子道：“这种拐子单拐幼女，养至十二三岁，带至他乡转卖。当日这英莲，我们天天哄他玩耍，极相熟的，所以隔了七八年，虽模样儿出脱的齐整，然大段未改，所以认得，——且他眉心中原有米粒大的一点胭脂痣¹，从胎里带来的。偏这拐子又租了我的房子居住，那日拐子不在家，我也曾问他，他说是打怕了的，万不敢说，只说拐子是他的亲爹，因无钱还债才卖的。再四哄他，他又哭了，只说：‘我原不记得小时的事！’这无可疑了。那日冯公子相见了，兑了银子，因拐子醉了，英莲自叹说：‘我今日罪孽可满了²！’后又听见三日后才过门，他又转有忧愁之态。我又不忍，等拐子出去，又叫内人去解劝他³：‘这冯公子必待好日期来接，可知必不以丫鬟相看。况他是个绝风流人品，家里颇过得，素性又最厌恶堂客⁴，今竟破价买你，后事不言可知。只耐得三两日，何必忧闷？’他听如此说，方略解些；自谓从此得所。——谁料天下竟有不如意事，第二日，他偏又卖与了薛家！若卖与第二家还好，这薛公子的混名，人称他‘呆霸王’，

1 痣——一般写作“记”，皮肤上的生下来就有的斑。胭脂痣，指红色的记。 2 罪孽——罪恶。罪孽满了，指因犯了罪过而受的刑罚该满期了。这也是旧时迷信的说法。 3 内人——旧时男人对别人称自己妻子为“内人”。 4 堂客——旧时称妇女为“堂客”，就是“女眷”的意思。

最是天下第一个弄性尚气的人¹，而且使钱如上，只打了个落花流水，生拖死拽²，把个英莲拖去，如今也不知死活。这冯公子空喜一场，一念未遂，反花了钱，送了命，岂不可叹！”

雨村听了也叹道：“这也是他们的孽障遭遇³，亦非偶然，不然这冯渊如何偏只看上了这英莲？这英莲受了拐子这几年折磨，才得了个路头，且又是个多情的，若果聚合了，倒是件美事；偏又生出这段事来！这薛家纵比冯家富贵，想其为人，自然姬妾众多，淫佚无度⁴，未必及冯渊定情于一人；这正是梦幻情缘，恰遇见一对薄命儿女。——且不要议论他人，只目今这官司如何剖断才好？”门子笑道：“老爷当年何其明决，今日何反成个没主意的人了！小的听见老爷补升此任，系贾府王府之力；此薛蟠即贾府之亲；老爷何不顺水行舟，做个人情，将此案了结，日后也好去见贾王二公。”雨村道：“你说的何尝不是。但事关人命，蒙皇上隆恩起复委用⁵，正竭力图报之时，岂可因私枉法，是实不忍为的。”门子听了冷笑道：“老爷

1 弄性尚气——使性子，发脾气。 2 拽(zhuài)——拉。

3 孽障——因为前世作了恶事，造成今生的障碍。这是旧时迷信说法。又作“业障”。 4 佚(义 yì)——同“逸”，放纵。 5 起复——古时候官僚离职或革职后重被起用叫做“起复”。

说的自是正理，但如今世上是行不去的！岂不闻古人说的‘大丈夫相时而动’，又说‘趋吉避凶者为君子’¹，依老爷这话，不但不能报效朝廷，亦且自身不保；还要三思为妥。”

雨村低了头，半日说道：“依你怎么着？”门子道：“小人已想了个很好的主意在此：老爷明日坐堂，只管虚张声势，动文书，发签拿人，——凶犯自然是拿不来的，原告固是不依，只用将薛家族人及奴仆人等拿几个来拷问，小的在暗中调停，令他们报个‘暴病身亡’，合族中及地方上共递一张保呈，老爷只说善能扶鸾请仙²，堂上设了乩坛，令军民人等只管来看，老爷便说：‘乩仙批了，死者冯渊与薛蟠原系夙孽³，今狭路相遇，原因了结。今薛蟠已得了无名之病，被冯渊的魂魄追索而死。其祸皆由拐子而起，除将拐子按法处治外，余不累及……’等语。小人暗中嘱咐拐子，令其实招；众人见乩仙批语与拐子相符，自然

1 君子——古时候泛指有地位有“德行”的人，实际上就是象这里所说的自私自利的“趋吉避凶者”。 2 扶乩(ǐ luán)——又名扶乩(机)，用一块长横板，中间架缚一支木笔，两人各拿住横板的一头，在沙盘上写字，说是“神仙降临”，“催动”两人所写，是一种迷信骗术。下句所说“乩坛”就是扶乩的地方。 3 夙(素 sù)孽——夙，旧有的。夙孽，与“冤孽”意思相似，指前世的冤仇。这是迷信的说法。

不疑了。薛家有的是钱，老爷断一千也可，五百也可，与冯家作烧埋之费；那冯家也无甚要紧的人，不过为的是钱，有了银子，也就无话了。——老爷细想，此计如何？”雨村笑道：“不妥，不妥。等我再斟酌斟酌¹，压服得口声才好。”二人计议已定。

至次日坐堂，勾取一干有名人犯，雨村详加审问，果见冯家人口稀少，不过赖此欲得些烧埋之银；薛家仗势倚情，偏不相让，故致颠倒未决。雨村便徇情枉法²，胡乱判断了此案，冯家得了许多烧埋银子，也就无甚话说了。雨村便疾忙修书二封与贾政并京营节度使王子腾³，不过说“令甥之事已完，不必过虑”之言寄去。此事皆由葫芦庙内沙弥新门子所为，雨村又恐他对人说出当日贫贱时事来，因此心中大不乐意；后来到底寻了他一个不是⁴，远远的充发了才罢⁵。

1 斟酌（针油 zhēnzhuó）——考虑。 2 徇——顺从。徇情，就是迁就私情的意思。 3 节度使——一个地区的军事长官，唐朝开始设置，元朝以后就没有这个官职了。这里也是故意用古代的官名以避嫌疑。贾政和王子腾，是贾、王两大封建家族的当权人物，也就是薛蟠的姨夫和舅舅。贾雨村复职升官，如门子所说“系贾府王府之力”，所以在胡乱判断了结薛蟠打死人命的案件后，立即写信去请他们放心，以示报恩。 4 不是——错误。 5 充发——充军，流放。

（注释者 钟成）